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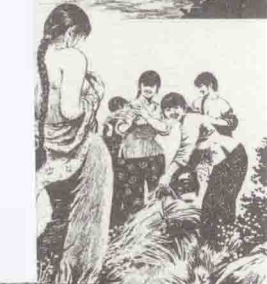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乡土小说

名作
大系

主编 郑电波

顾问
张 炜
贾平凹
李佩甫

新时期小说佳作
腾芳飞誉
短篇小说系列
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二二年
第三卷 上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农民出版社
CENTRAL CHINA PRESS & MEDIA GROUP

三卷上



顾问
张 炜
贾平凹
李佩甫



新时期小说佳作
腾芳飞誉
短篇小说系列
(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二二年)
第三卷 上

中国乡土小说

名作
大系

主编 郑电波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农民出版社
· 郑州 ·

三卷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. 第三卷. 上 / 郑电波主编. — 郑州: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, 中原农民出版社, 2014. 6
ISBN 978-7-5542-0605-8

I. ①中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-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53873 号

出 版 人 刘宏伟
责任编辑 郑电波
插 图 董 钺
责任校对 杨 玲
封面设计 丹 澄

出版: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: 0371—65751257
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辉县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10mm 1/16

印张: 10

字数: 200 千字

插页: 4

版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542-0605-8

定价: 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

编辑工作委员会

顾 问 张 炜 贾平凹

李佩甫 田中禾

主 编 郑电波

编 委 孙广举 王守国 刘思谦

何 弘 耿占春 刘 恪

魏世祥 原 非 罗阿波

原始资料搜集查询

李秋海 胡家模 尚书娉 郭保林 孙 涛

黄小娜 安建国 谭静波 杨继红 朱光琼

高殿石 董志辉 吕金国 汪 筠 黄海舟

张廷双 任庆文 尚 钊 王进喜 黄昌之

凡 例

本大系短篇小说部分共分六卷,每卷分上、中、下三册,共 18 册。精选了 1977 年至 2012 年发表、出版的乡土小说作品中的短篇名作。

本套书的选编原则上是以发表、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的,每 10 年两卷(但在整体统筹中少部分例外)。

第一卷和第二卷精选的是 1977 年至 1988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佳作,不同的是第一卷所选的都是这个阶段的获全国短篇小说大奖的作品,因此,第一卷与第二卷在选编的时间排列上各自为序。

每册书中若选某作家两篇或两篇以上作品,其顺序相连,以便阅读。

卷首语

三十多年来，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，正是对应了这段历史。它们是如此的丰富、瑰丽、饱满和激越，如此的斑驳陆离色彩纷呈。它们是心史，是一次不曾间歇的歌哭相随——过人的敏感，欣悦和忧郁，惊愕与绝望，大喜过望以及突如其来沮丧，肤浅的赞许和陡峭的情感——这一切情愫一切境遇的全面记录和生动描摹。

飞岸

卷首语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，是当今文化界一个大事件，中国现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乡土小说。

现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进入到了城乡一体化程序，农民进城，小城镇的人到县上，县上的人到省城，省城的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，中国社会已是迁徙的社会。我估计将来再过一两代人，乡土小说类型慢慢就要消退了，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。但是，消亡我觉得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大量的农村还在，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还在，只要土地在，思维在，农耕的思维观念在，不管在哪儿，就是你在美国，到月球上去，你还是中国的，中国式的，写中国人的文学就不会消失，因此乡土小说也不会真的消失。

在中国，你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，获得一些更深层的东西，就去看一看乡土小说。乡土小说就好像馆藏一样，那里有丰富的宝藏。现在它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，就像庙堂或者说茶室一样，有闲时可以去坐一坐，静一静，慢慢品味它。

前 言

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,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,中国是一个“乡土中国”。

乡土,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。

在新时期文学中,乡土文学堪称最敏感的文化神经。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,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。应该说,从中国乡土小说中可以读懂当代中国。

农民在我国的文学中,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。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,而文学地位不低。这是由于中国作家的乡土情结、生活阅历、审美情趣及价值取向所决定的。在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,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,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,故乡土小说天然地在新时期小说中,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,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,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。农村生活的改变,农民心气的勃发,新一代农民在精神、意识、思想上的吐故纳新,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,以及对于腐败现实的理性批判,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。作家成了这个时期乡村广大农民理想的抒发者和愿景诉求的代言人。农民在内心理想的感召下奋发向前,作家与之击鼓前行。

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,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。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: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。许多作品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,社会的深层变革,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。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,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浑重、复杂与嬗变。当然,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泄。

新时期文学初期,印象深、乡土味儿较浓的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《乡场上》,高晓生的《陈奂生上城》、《李顺大造屋》,张炜的《一潭清水》,贾平凹的《黑氏》,铁凝的《哦,香雪》,邵振国的《麦客》,张石山的《镢柄韩山宝》,王润滋的《内当家》,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,田中禾的《五月》,乔典运的《满票》等。中篇小说有郑义的《老井》,路遥的《人生》,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,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,叶蔚林的《在没航标的河流上》,莫言的《红高粱》,张炜的《秋天的愤怒》,映泉的《桃花湾的娘儿们》,王安忆的《小鲍庄》等等。

新时期文学的早期,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,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,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,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。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,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。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,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,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,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。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悲观,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,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,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。人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,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。

时间在飞驰,中国的变革在加深、加快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、商业大潮席卷而来,文学受到很大冲击,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,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。然而乡土小说的创作,因与政治思潮、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,也由于作家的坚守,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,无论是中、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,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,且成就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特有景观,其作家创作形成了楚文化群落、吴越文化群落、齐鲁文化群落、燕赵文化群落、秦晋文化群落、中原文化群落、东北文化群落、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,乡土小说内容丰富,五彩斑斓。

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,而是多色的,很耐人寻味。如陈源斌的《万家诉讼》,李佩甫的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,关仁山的《九月还乡》,余华的《活着》,迟子建的《雾月牛栏》,张宇的《乡村情感》,韩少功的《马桥人物》,杨争光的《公羊串门》,赵德发的《通腿儿》等等。

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,但质量很高,作家开始向家族、人生命运

深处思考,审察人性、反思历史、反观传统,因此作品更显得有分量。长篇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。先有张炜的《古船》初现端倪,继有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,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,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的联袂冲刺,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,是继八十年代古华的《芙蓉镇》,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贾平凹的《浮躁》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。

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二十年文学文化领域,因面临着商业文化、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,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,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,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,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。然而,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,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“土地”上耕耘,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,多元的叙事与多元化的观念已出现,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,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。贾平凹的《秦腔》,蒋子龙的《农民帝国》,孙慧芬的《歇马山庄》,铁凝的《笨花》,张炜的《你在高原》,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,莫言的《蛙》等,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,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。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,他们甘于寂寞,其思考已抵达生活、社会、历史、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。

中国乡土小说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精华与支撑,几乎所有的小说名篇都与“乡土”血脉相连,这不但有广泛的共识,也是不争的事实,它们占据了文学、文化、出版价值的制高点。

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学形态,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,就中国乡土小说而言,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“前无古人”的思想和艺术高度,而且由于我们社会的深度变革,农耕文明的逐渐瓦解,这种形式的文学必将终结,因此可以说,它不仅是空前的,也是绝后的,它的辉煌如同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样。

乡土小说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汲取营养,又表现并滋润着民族精神和意识,形成了新时期的文化景观。它不但被中国有识之士充分肯定和赞许,同时也被世界看重。“越是民族的,越是世界的”,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,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

多年来,从鲁迅到沈从文,中国作家无不有着共同的诺贝尔文学梦,可是直到去年,莫言才为中国作家实现了这个梦想。我认为,莫言获诺贝尔奖,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,而是一大群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胜利。这片热土,造就了这一批作家;这个时代的气候,滋润了这一批作家的成长。如张炜、贾平凹、陈忠实等一批作家,其文学创作的实绩和水平,也都进入了这个层面。我们为中国乡土作家的成功而鼓掌,为中国乡土小说的辉煌而欢呼。

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,我们这套书重在推出改革开放35年(1977—

2012)来中国乡土小说的精华部分,它们绝大部分是获奖名篇或被小说选刊选载、被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所关注、极具影响力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是时代的一面镜子,较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。

本套书重时代感,所选作品的排序按照原作初次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延。选篇首重乡土气息、时代精神和文学价值,以作品品质为标杆(作家名气、地位作第二位考虑)以期展示 35 年中国农村变革,农民精神嬗变的文明进程,使内涵巨大的乡土小说所构成的文字画卷,具有以文学纪录时代史诗般的价值。

虽然过去也有一两家出版社出版过一些乡土小说选集版本,但大多是以作家为标杆选择篇目,规模小,不全面;而这套书以整个大改革时代为着眼点,登高望远,选篇宏观铺陈,将散失于长达 35 年间奇珍般的乡土小说,用一根乡土彩线串系在一起,这是对乡土小说的寻找与抢救,也是在打造我们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。

由于书的印张所限,有不少影响大、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入,对此我们深感遗憾。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,不但能让热爱乡土小说的读者喜欢,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。让农民了解农民,了解农村的变化,关心自身命运,关心社会变革,这是我们的初衷。

郑电波
2013 年初春

目 录

画匠王	李佩甫(1)
日子	何士光(25)
温家窑风景	曹乃谦(36)
溪鳗	林斤澜(44)
青黄	格 非(53)
雪夜	矫 健(68)
蓝蓝的木兰溪	叶蔚林(80)
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	(96)
往年雪	雷建政(117)
人家的闺女有花戴	吕 新(129)



画匠王

李佩甫

画匠王，一个小小的村。百十户人家，被一段细细颍河绕着。人是很善的，水也很清。秋红柿叶，夏绿芦苇，那沾了水音儿的棒槌响得很遥远。很久很久了，人们像是活在梦里。

这里曾经有过庙，后来庙去了。

这里曾经垒过“请示台”，后来“请示台”也去了。

还有五爷，五爷是村里的神汉。生死祸福、添丁加口亦可问他。

不料，在四月的晴朗的早晨，“吃杯茶”叫着，一向早起的五爷围着村子走了一圈之后，突然向人们宣布说：他要去了。

五爷果然去了……

黑孩儿

村西有个篷布厂，是村人们白手起家建起来的。五年了，生意很好。厂里大多是女工，本村外村的都有，一律的厂装，很有些颜色。厂长呢，也就是村长，大

身量的汉子，有棱有角的胡楂子脸，披的自然也是很挺的西装，手甩甩地走，哼得很有气派。

小小的一个篷布厂，销路是不愁的，原料也不愁，自然日日红火。于是乡里县上常有人来参观指导，顺便讨些致富的经验回去推广。厂里呢，就有了一屋子锦旗鲜亮。人来了，定然是要吃酒的。鸡鸭鱼肉，猴头燕窝，分级别招待。人多时就吃流水席，八个厨师日夜候着。来了体面人物，厂长陪着，负些责任的汉子也陪着；若是规格更高些，便叫一两位有颜色的女工端菜斟酒，来来去去的，柳柳儿一闪，柳柳儿一闪，场面就热闹些。

每逢吃酒，厂长身边总坐着一个五岁的娃儿。这娃儿叫黑孩儿。名儿黑，脸儿却不黑，白白的，一身洋装，两眼儿活鱼儿一般，灵灵动动，看了叫人遥想那做母亲的秀丽。无论怎样的席面，纵是省长来了，这娃子也是要坐的。来了人，便去叫娃子，娃子来了才能开席，像是厂规。在席面上，那当厂长的汉子竟先给这叫黑孩儿的娃子布菜，点了什么便夹什么，夹得很温柔。这黑孩儿长得虽秀，却没教养，吃急了就伸手去盘里抓。厂长见了笑笑，也不指责，任他胡来。客人总是要问的，这娃儿是谁家的孩子？便说是村里的外甥。话语淡淡的，那脸先就严肃了三分，分明不容客人多问。于是不再问了，就纷纷夸赞这娃儿长得好，有灵气。越夸，厂长的脸越绿，堂堂的一条汉子，像坐歪了似的，笑也苦苦的，只道：“吃菜、吃菜。”

平日里，厂长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陪酒。他喝酒是极豪爽的，举杯前总是一拍大腿：“宋书记教导我们说：喝酒看工作，喝死去尿！干！”说罢，便把满满一杯扔进喉咙里去了。客人们不晓得这宋书记是哪位大爷，也不便去问，只被这轰轰烈烈的“语录”念出了豪气，纷纷与厂长碰杯，干得很痛快。但这披西装的厂长只能喝到七成，往下就不敢让他喝了。再喝就眼红了，就恨恨地瞪那娃儿，瞪得眼里喷血！野野地吐一口酒气，接着就骂：“日你祖宗！”那娃儿在席面上昂然地与他相对骂：“日你祖宗！”“日你十八代祖宗！！”“日你十八代祖宗！！”再往下，这大身量的车轴汉子就哭，就扇自己的脸，就砸东西……把一桌好好的席面弄得杯盘狼藉。逢了这时候，劝是劝不下的，劝了便驴扔似的躺在地上打滚哭；或是一双眼睛锥子样地盯着人日骂，从天上日到地下，日遍全球。最后还得让黑孩儿出面，才解了尴尬。那娃儿只要上去喊声“舅”，厂长默默……于是，每喝到七成，便有些负责任的汉子抢上去替他喝，生怕他醉了。

也有不醉的时候，叫他介绍经验，自然说些很报纸的话：如何如何地白手起家……开始是说不好的，说着说着脸就红了，浑身的不自在，嘴里吭吭哧哧地寻词儿，人显得很朴实。慢慢就熟了，说起来一套一套的，也生动。经验是很好的，可细细品了，却没有经验，似隐了些什么。就有记者下村去采访，想日弄出活经

验来去宣传，竟也问不出什么，只觉得一张张脸都有些泛绿。

正因为总结不出经验，县乡两级干部也就一趟一趟地来总结。个个都是很认真的，来了就吃酒，脸喝得红红的，说一些鼓励性的话，再松一松裤带，去了。而后再来总结。日子不是很长么？

其实，那隐了的也极简单。画匠王原是个很穷的小村，没有什么门路。后来省里一位很负些责任的人物（多年前，他在村里驻过队）需要一位保姆，村里就派了模样好的勤快的妞去给人家当保姆。后来那当保姆的半道里跑回来不干了，村长就动员她再去。那边是给一份工资的，村里再给一份，给了也不去。那时，办篷布厂正白手起家呢，村长就给妞下跪了，村长流着泪说：“妞，去吧。”妞就又去了。此后又换了一个，又换了一个……这都是看得见的，别的也没什么。再后来，慢慢，慢慢，凡是在篷布厂做事的村人都有了些钱，大瓦房一所一所地盖起来了，红红的一片，像血。

……就有了黑孩儿。

这是个只有姨没有娘的孩子，也是个只有舅没有爹的孩子，没有籍贯没有户口没有身份，就在厂里养着。

平时，黑孩儿由一名女工领着，村里村外地跑着玩。他在前边跑，女工在后边跟，寸步不离。饿了，走到哪家吃哪家。见了男人统统喊舅，见了女人便喊姨，没有分别。篷布厂那“咔咔咔……”的机器声就像是他生命的钟点，机器一响，他就现了，小精灵一样的。厂里的女工们既护他又怕他。不知为什么，想溜号的女工一看见他就退回去了，而后拼命地做。上夜班也是一样的，门口总有他的影子在晃。

看护黑孩儿是很要紧的。有时，看见别的娃儿都有娘，黑孩儿也哭着要娘，闹得女工没办法了，就去找厂长。那当厂长的汉子即刻放下别的事出来哄黑孩儿，常常趴在厂门口的地上让他当马骑，说：“上来吧，小祖宗！”“小祖宗”就上去了，骑一圈骑两圈，也就不闹了。还有一次，那照看黑孩儿的女工匆忙间办了点私事，回来突然发现黑孩儿不见了，便慌慌地告知厂长。厂长的脸立时变了，抖手给了那女工一巴掌！马上吩咐全厂停工，派人四下去找。整整找了一晌，却发现黑孩儿在二里外的碾满车辙的大路上站着，很忧郁很惆怅地站着，荡了满身的黄尘……厂长听到信儿，亲自跑去把他背了回来。于是又增派一名照看黑孩儿的女工，两人日夜监护。

偶尔，原料愁销路也愁的时候，厂长就带着黑孩儿到省城里去一趟，回来就不愁了。便有一辆辆卡车运了原料来，便有一辆辆卡车拉了篷布去。厂长就扯了黑孩儿站在厂门口看着，听轰鸣声在窄窄的村街里震动、喧嚣。这时候厂长的脸相很木，两眼像狼一样地狠着。黑孩儿呢，每去省城一趟，回来便高兴一阵子。



逢人便说，他上大高楼了，一坎台一坎台一坎台，好高好高！又说舅领他逛商店了，见啥买啥，衣服全换了新的……过后，又是被两个女工带着，村里村外地走，晃着小小的忧郁……

篷布厂生意好，就常常出钱给村人们放电影，一放俩片子，四乡的人都来沾光。放电影时，最好的位置总给黑孩儿留着，自然由两个女工带他去看。乡村里演电影像是赶庙会，趁着天黑人杂，外村的青皮后生常结伙在场子里耍流氓、滋事打架。这么一闹腾，挤挤搡搡的，场子就乱了……可只要听见黑孩儿一哭，女工们就纷纷围上来，在黑孩儿周围圈一个圈儿，用身子把他护住。这工夫，要是哪个有颜色的女工被无赖们抓了奶子，摸了屁股，也不吭，忍住，紧护黑孩儿。厂长呢，就给女工们奖励，叫“爱厂如家”，送上红封包一百元。

私下里，厂长跟黑孩儿默默相望，眼里都有些异样的东西。久久，厂长说：“孬种！”黑孩儿问：“谁？”厂长说：“我，我孬种！”往下无话。不过，厂长还是醉酒。醉了就哭，就骂，就砸东西。可来了人还是喝，还是介绍经验，还是参加农民企业家的啥子会，领回更多的奖状和锦旗，也就更豪爽地背那“喝死去尿”的语录。

一天，邻村的一位村长来厂里吃酒，吃到兴处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老哥，你一个尿厂办得恁红火，有啥绝招？”厂长喝酒未到七成，没醉。听了这话，脸很黑，鼻头很亮，就说：“叨菜，叨菜。”那人不识趣，又催道：“说说，说说。”话是没有的，只把满满一盅酒灌进肚里去了。喝了，厂长那酒熏的鼻子像血染一般，鲜艳得叫人不敢看。那尿人不知深浅，趁着酒热，指着黑孩儿胡吣道：“老哥，咱知哩，这娃子就是经验！”

立时，一个大酒瓶砸了过去，砸了他满脸血！

此后，再没人敢说这话。

狗 剩

六叔家的狗死了。

六叔一向是德高望重的。他当了二十多年支书，一直活得很体面，很有威仪，也很有滋味。他叫王殿臣，却没人叫王殿臣，都叫六叔。活人不就活个分量么，这就够了。六叔很自信。六叔的自信是有根据的，多少年来，他召集开会从来不敲钟。早些年，他拿着手电筒在村街里晃晃，人们就知道六叔出来了，慌忙往会场里跑。再后来，不论什么事，只要把六叔的皮袄往那儿一放，人们就如同见了六叔一样规矩。这会儿，眼看着年纪大了，上头叫下，也就下了。人有了威望，还要什么呢？

然而，他刚刚下台没几天，院子里拴的狼狗便被药死了一对。